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九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表奏書啓四六

辭免青州第一劄子

熙寧元年  
八月九日

臣今月八日準樞密院遞到誥勅各一道蒙恩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者伏念臣近以疾病衰殘累上表章陳乞致仕天慈憫惻六降詔書未賜俞

允臣以訓諭丁寧不敢更煩睿聽然臣久患脚膝乘騎  
鞍馬艱難又到任已踰一年深慮非時別有移替已具  
劄子奏陳乞且於亳州將理一二年間若稍獲痊安冀  
可陳力敢謂聖恩優異命出非常超轉官資移委大郡  
再念臣累年痼渴衆所具知肌體瘦削精神昏耗本以  
衰羸懼難勉勵遂乞休致今青州所管一路寄任至重  
實藉幹才以臣居之必至曠敗兼臣所患脚膝道路乘  
騎鞍馬艱難欲望聖慈特賜矜察許臣且守舊任冀得

將理衰殘所有詔勅臣未敢祇受已送軍資庫寄納今  
取進止

第二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臣今月二十七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  
青州恩命所乞宜不允者臣竊惟表海名邦青為重地  
聖恩優借以寵衰殘豈合固辭上煩宸聽伏念臣情有  
迫切不能自己者蓋臣近以疾病侵陵心志昏耗方瀝  
血懇乞從退休陛下曲賜矜憐不忍廢棄丁寧訓諭未

賜俞允今則忽被新恩有此遷擢乃是臣乞退休而得進秩方稱疾而領要任則臣嚮所陳請矯激欺詐以要恩寵之罪何以自逃雖天度寬仁未以此責臣而臣之心頗何以自處使臣筋力可以勉強猶當陳述義理必冀獲辭以免清議之責況臣衰病羸悴實如累表所陳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未忍廢退且令苟祿養疾於便郡臣已不勝僥倖之慙豈敢更望遷進况亳州於近邦之中尤為善地前後曾任兩府臣寮如陳執中宋庠皆

得養疾於此者甚多伏望聖慈憫臣衰病哀臣誠悃俾  
臣且守舊任更將理一二年間苟其筋力稍完則臣盡  
瘁薄効豈無犬馬識恩知報之心所有降到詔勅臣不  
敢祇受見在本州軍資庫寄納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  
無任待命之至

第三劄子

熙寧元  
年九月

臣今月十四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青  
州恩命所辭宜不允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便受

勅告疾速發赴青州本任者伏念臣自去春蒙恩許解  
重任俾守便郡以養衰殘方及一年忽被恩渥超轉官  
資移委藩鎮聖恩眷異便當祇受豈合固辭上煩睿聽  
臣罪當萬死然念臣義迫情切不能自止者緣臣久患  
眼目脚膝心志昏耗自懼盈滿乞從休退六蒙詔諭丁  
寧深至臣上體聖眷殊常未敢固辭再黷方且乞更將  
理一二年冀少痊安庶可勉強而不圖遽被遷擢之命  
臣竊思聖恩本以憫臣憔悴加以寵榮以慰臣之衰暮

而臣蹇薄羈危不能上副恩眷今進退皆觸於罪戾蓋  
臣若進而祇受則有連章累懇矯激欺詐以邀恩寵之  
罪而其罪大若退而懇辭則有稽違君命煩言屢黷之  
罪然比於矯詐邀恩則其罪似輕在臣愚計自擇則固  
當逃大罪而就輕罪臣又竊惟陛下所以保全愛惜臣  
者至深至厚矣亦必不使臣至於大罪也故臣披瀝肝  
血不敢避煩言屢黷之誅臣所患眼目腰脚前奏已具  
陳述不敢虛矯欲望聖慈於未許臣休致間且令臣守



舊任便於將理所有勅告見寄納本州軍資庫稽留君  
命多日臣曉夕憂惶如履冰炭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  
無任待命之至

辭轉兵部尚書劄子

熙寧元年九月

臣近蒙恩除臣兵部尚書移知青州臣已三具劄子辭  
免伏奉今月二十五日詔書所辭宜不允者聖恩優異  
訓諭丁寧便當祇命而行豈合上煩睿聽罪宜誅戮無  
以自逃然臣懇血之誠猶有不能自己者伏念臣本以

衰羸疾病方乞退休遽茲遷擢義迫難安所以懇祈辭  
免至於恩典超優遷轉頻數使臣不因疾病乞退亦合  
懇辭蓋臣近自去春由尚書吏部侍郎轉左丞未逾兩  
月又超轉三資除刑部尚書今纔逾歲又超轉兩資尚  
書六曹一歲之間超轉其五無功之賞公議豈容此臣  
所以不避煩言屢黷之罪而上干宸造也然臣已三被  
詔書慰諭深切進退惶惑不知所措敢不力勉衰殘上  
副恩眷臣今更不敢辭免青州差遣若得祇守舊官而

往庶幾可免矯激邀求之責伏望聖慈察臣悃悞一作迫

特許免臣轉官恩命繳納近降誥勅所有青州差勅臣

見別候指揮令取進止

青州謝上表

熙寧元年十月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

知青州軍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月二十

七日起上訖掌國五兵叨進中臺之秩宣風一面俾綏

東土之人祇荷寵靈徒知殞越臣某中謝伏念臣學非

通敏材實空踈幸逢千載之休明誤被三朝之獎擢久  
陪法從嘗與政機國恩未報而身已先衰世塗可畏而  
命亦多蹇頃緣災疾遂決退休敢期上惻於皇慈未忍  
遽捐於舊物而復過推優渥以慰癯殘惟孤拙之無堪  
蹈艱危一作虞而已甚世之所榮者臣之所懼人以為寵

者臣以為憂是敢輒殫悃悞之誠累黷高明之聽迫於  
危慮罔避煩辭而聖度并容寬其罪戾恩言屢降譬以  
丁寧知成命之難回勉覲顏而祇受而況全齊舊壤負

海輿區民俗富完而鑿井耕田各安其業詔條寬大而  
奉法守職足以脩官內省庸虛奚勝忝幸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日新求治天覆推仁謂簪履雖為於賤微尚堪  
收錄而犬馬苟豐於養猶可使令臣敢不策勵疲羸  
勤思夙夜庶期盡瘁少答鴻私

謝南郊加食邑五百戶表

熙寧元年十一月

紫壇高峙式薦於精禋皇澤霽流推行於大慶祗膺寵  
數伏切兢營臣某

中謝

伏惟皇帝陛下出震膺期繼文

興治百度講明於新政羣生涵泳於至和乃考舊章聿  
思報本謂三歲一郊之禮必舉以時俾四海九州之人  
並受其福遂因景至躬款陽丘萬國充庭其誰敢後六  
卿聯事各以其官而臣職忝頒條位拘守土執豆籩而  
祇役罔獲施勞逮輝翟之餽餘遽蒙均惠無功受賞莫  
遑俯偃之辭盡瘁事君惟誓糜捐之効

謝傳宣撫問賜香藥銀合表

熙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慈差入內內侍省西頭

供奉官王延慶傳宣撫問仍賜臣香藥一銀合者祇命有嚴瞻天威而不遠撫躬增惕拜君賜以為榮臣某

中

謝

伏念臣本以妄庸幸緣遭際進陪國論莫贊萬幾之

微出布政條未聞五月之報屬北州之災饉隣東土之封疆皇帝陛下子育黔黎仁深覆載閔扶携而轉徙軫宵旰之焦勞而臣職在撫綏任叨寄委曲煩訓諭備極丁寧仍因使傳之馳特示恩頒之寵臣敢不恪官自警祇事以時惟善是從勉企前人之迹俾民受賜上寬明

主之憂

謝賜漢書表

熙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賜臣新校定前漢書一部已於今月日據進奏院遞到臣已祇受訖者俯躬承命拭目生輝臣某

中謝

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錄藏書

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  
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共傳之已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之  
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煥祕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



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  
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其嘗與  
臣隣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  
臣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艱什襲珍藏但誓傳家而  
永寶

乞壽州第一劄子

熙寧二年冬

臣輒瀝誠懇上千天聰

一作聽

臣本以妄庸逢時竊祿寵

榮踰分報効無聞頃在亳州嘗以疾病乞從休退聖恩

憐憫未忍遽捐累降詔諭丁寧備至適會東秦闕守誤  
被選差超轉兩官委以一路臣亦屢陳朽憊既不獲辭  
便當策勵殫疲上副憂寄而臣迫以年齒晚暮近日以  
來心力俱耗事多健一作廢忘腰脚舊苦拜起艱難兩目  
氣暈尤更昏然僅分黑白雖勉力支持日虞曠敗兼臣  
到任已及一年有餘欲乞就移淮潁間一差遣以便私  
計伏望聖慈特賜憐憫許差臣知壽州一次冀一作庶就  
閒僻苟養衰殘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就移知壽州一次伏奉今月九日詔書  
宜不允者聖恩優假訓諭丁寧迫以危誠不能自默再  
煩睿聽罪合誅夷伏念臣舊患眼目已十餘年又苦渴  
淋亦五六歲年日加老病日加深睛瞳氣暈侵蝕幾盡  
脚膝瘦細行步艱難自入今歲以來心神又更昏耗事  
多健忘動輒差失青州一路寄任匪輕勉強殫殫日虞  
曠敗况臣貪冒榮寵過分已多年齒衰遲又復如此理

宜量力知止早自退休蓋臣昨在亳州累陳此懇伏蒙  
陛下至仁至慈憐憫舊物不忍遽棄屢頒恩詔委曲慰  
安欲令且更勉勵故臣今者未敢別有陳請祇欲求淮  
潁之間一便郡苟竊俸祿以盡餘生庶幾上副聖君天  
地父母含容養育之恩伏望睿慈特賜矜許今取進止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熙寧三年夏

臣某言今月二十九日準中書劄子以臣奏乞不俟秋  
料青苗錢事奉聖旨不合不聽候朝廷指揮擅行止散

之罪特與放免者有罪必誅是為彛典原情以恕特出  
深仁聞命驚慚省躬涕泗臣某誠惶誠感伏念臣以一  
介之微賤荷三聖之獎知寵祿既豐初無報効筋骸已  
憊尚此遲徊曲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  
撫俗責在分憂方茲旰昃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昨  
遇國家新建官司而生計大商財利以均通分命出使  
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舊藏之鏹取息於民氓而臣方  
久苦於昏衰初莫詳其利害既已大誼於物議始知不

便於人情亦嘗略陳衆弊之三冀補萬分之一屬再當  
於班給顧已逼於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輒  
合被譴呵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軫睿慈俯矜朴拙免  
從吏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  
不益思祇畏更勵操脩戒小人之節一作遂非希君子之  
改過冀圖薄効少答鴻私

辭宣徽使判太原府劄子

熙寧三年四月

臣準今月二十九日入內東頭供奉官馮宗道到州傳

宣撫問賜臣告勅各一道伏蒙聖慈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伏念臣久苦老疾自今春眼目疼痛及渴淋舊疾作脚膝細瘦行步艱難自二月已來交割却本州公事見今在假將理所有今來恩命優異寄任非輕以臣非才固不敢當兼以久嬰疾病未得痊安見別具奏章陳乞一小郡差遣次所有賜到勅告臣未敢祇受已於青州軍資庫寄納別聽指揮次今取進止

同前

臣前月二十九日伏蒙聖恩差中使賫賜臣告勅除臣  
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臣尋已具奏陳未敢祇受今  
輒再瀝危懇上千天聰意迫言煩敢避誅戮伏念臣自  
至青州忽已踰歲適值年時豐稔盜訟稀少足以偷安  
竊祿而臣自以年齒日加衰殘日甚心識昏耗難於勉  
彊以為一路九州不可常幸於無事每憂緩急有誤寄  
委所以去冬累陳衰病乞移一淮潁間小郡未賜允俞  
之間遂接春陽戒候為風氣上攻眼目驟加昏痛因此



服藥過度發動渴淋舊患甚於初得疾時腰脚枯瘦行履艱難自三月後來不免兩次交割却本州公事在假將理百方治療終未痊損敢期於疾

一作病

告中忽被睿

恩有此差遣

一作選

不惟寵命優異非臣敢當兼以久病

淹延筋力難彊欲望聖慈曲賜哀憫特許檢會臣前所陳乞於淮潁間移一小郡俾養殘年所有大原重任必難久闕人伏乞別選用人上副憂寄令取進止

同前

五月一日

臣近蒙聖恩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續準中書  
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揮疾速起發仍赴闕朝見  
訖發赴本任者伏念臣以老疾經春方在病假中忽被  
此恩命自揣才力難當寄任不敢祇受尋已具辭免仍  
乞一淮潁間小郡見別聽候朝旨次今取進止

同前

附馮供  
奉入奏

臣此者伏蒙聖旨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特差  
入內供奉官馮宗道賜臣告勅各一道兼傳宣撫問續

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疾速赴發仍赴闕朝見訖赴任者伏緣臣以非才久病心力衰耗難當擢任之寵兼自春以來疾病久在假告已於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一日兩具劄子奏聞辭免恩命至今一無至令二字祇候提點刑獄席汝言到任交割公事別聽朝旨次欲望聖慈矜察早賜允俞令取聖旨

同前

臣今月二十二日

一作二十日

準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

蒙聖慈以臣辭免恩命未賜允俞者訓諭丁寧理宜祇  
受懇誠迫切尚敢煩言伏念臣本以妄庸誤叨罷使寵  
榮踰分福過災生五七年來纏綿疾病嚮蒙聖念許解  
政機仍與近藩俾從優便臣以高秩一作爵厚祿非為養

病之資竊位素餐難又偷安以處所以決謀休致累上

封章陛下尚以

一作念

簪履之微曲憐舊物不忍遽棄屢

賜安存既又徙

一作賜

以東州兼委兵民之任然而雖名

一路不係邊防所管九州苦無軍馬加以歲時稍稔盜

訟頗稀臣得以偶免曠愆盖出天幸而臣常竊自念年

齒日以嚮暮筋力知不復完與其臨事而后辭不若量

分而先止故於

一作自

去冬再瀝懇私乞一小郡冀就

一作

稍遷於淮潁得漸近於田廬敢期病告之中忽被優殊

之命超轉

一作遷時

貴職付以極邊使臣未至

一作遇

衰殘尚

非所受而况實難勉彊敢不必辭再念臣自在亳州累

乞致仕殆今三歲矣而口誦退休之言身貪榮進之寵

既自違於言行豈不愧於心顏雖聖度之兼容必公議

之難過伏望睿慈曲加憫察特賜追還新命許換近潁  
一州則天地父母之恩敢忘犬馬之報今取進止

同前

臣今月十五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以  
臣辭免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充河東四路經略安  
撫使恩命乞差知蔡州一次所乞且不允者聖訓丁寧  
已煩再諭臣誠迫切難避嚴誅臣竊以朝廷之用人臣  
子之事上盖常察其進退不違於理則可以知其大節

之所守而予之爵祿將以為寵則必使不犯清議之所  
非授受之間可謂兩難矣故高秩厚祿人臣所願必也  
處之無媿然後得以為榮或其義有不安所以容其自  
免今陛下寵臣者至矣任臣者優矣而臣不幸心懷自  
媿義有難安敢更竭此

一作敢  
不更竭

懇誠必期哀許伏念臣

妄以迂儒遭逢三聖寵踰其分罷小易盈爰自中年早  
苦多病臣因竊思前世為人臣者不待伏於床第然後  
稱疾不必廢其支體然後辭官但其

一作  
以

心志已衰筋

力難彊則義當知止不可貪榮爾此臣所以不待年及  
累乞退休而睿聖慈仁不忍遽棄六賜詔諭備極恩憐  
而臣上體聖眷之優殊不敢自決而引去然止當跼伏  
閒處偷安竊祿譬諸已乏之馬牛俾盡餘生於芻豢而  
已此乃粗為合理其如事則不然蓋臣前歲以老告便  
超兵部尚書今春以疾辭又轉宣徽南一無南字院使辭淮  
南一州則領淄青九州免京東一路則總并代四路是  
每求退則得進每辭少則獲多使其一出偶然人情猶



或少恕若其每舉必爾則公議豈復可容雖幸人之未

言顧臣何以自處此臣

一無此字

所謂心懷自媿義有難安

者也使臣筋力猶彊尚合懇辭恩寵況臣疾病積有歲

年已具奏陳累

一作屢

干聽覽臣亦竊聞議者以臣脚膝

一作腰脚

未至著牀枕

一作第

眼目猶可分人物便謂尚堪驅

策致此誤蒙選任殊不知臣心志已衰精神並耗雖未

伏枕實一行尸再念臣本出書生老於文字賦才非敏

以學自愚故歷官以來多觸罪辜屢罹憂患蓋以不通

時務不習人情加以晚年繼之衰疾識慮昏耗一作舉

事乖違大抵時多喜於新奇則獨思守拙衆方興於功利則苟欲循常至於軍旅之間機宜之務則又非其所學素不經心蓋以病悴已衰之軀持昏耗乖違之見任素非所學之事一有敗闕雖戮臣身不足以塞責而誤國之計如後患何使臣粗有愛君憂國之心豈敢不思及此而貪榮苟得臣一作蓋已所宜必辭者三義所難安一也精力已衰二也用非所學三也然於三者之中其二

尤急若其義所難安者幸蒙聖恩獲免俾臣不取非於  
清議而無愧於晚節則陛下之賜臣者榮於高秩厚祿  
之賜遠矣至於用非所學致誤國家之計貽朝廷之憂  
則當君父旰晷憂勞求治之時聖慮所宜留意也伏望  
聖慈哀臣誠至之言察非矯偽之飾特賜允臣屢請追  
還新命一作授換一小州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今取  
進止

蔡州謝上表

熙寧  
二年

臣某言臣伏奉勅命就差知蔡州軍州事已於九月二十七日赴上訖者負薪嬰疾獲辭四貴之遷剖竹分符尚忝一麾之守荷寬恩之優假撫朽質以兢慚臣某中

謝

伏念臣本出孤平

一作貧

粗親文藝遭逢亨會叨竊寵

榮方犬馬之壯時早無施於尺寸况桑榆之晚景嗟已迫於衰遲一昨誤被選掄擢升要近付以一方之民政委之四路之兵機惟寄任之匪輕揣庸虛而內懼輒陳懇悃屢黷高明敢冀天慈不違人欲還其舊職易以近

藩惟古豫之名邦控長淮之右壤土風深厚物產豐饒  
雖宣化班條漸無異術而守官循法足以偷安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惻以至仁包之大度既不責其避事又曲  
從其便私哀爾尪殘容其僥倖仰被乾坤之造顧非木  
石之頑臣敢不勉自勵其筋骸更殫盡瘁之節苟未填  
於溝壑尚知圖報之方

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

熙寧四年四月

臣某言臣聞士之致政而傳家雖著禮經之常制昔有

乞骸而稱疾不待年及者固多况臣久苦於病衰早歲

已陳於悃悞敢茲再黷仰冀哀憐臣某

中謝

伏念臣以

一介之妄庸荷三朝之眷獎因時竊位嘗俾贊於萬幾積

日累年訖無稱於一善徒緣朴慙動觸機危每煩君父

之保全不殞終身

一作始終

之名節嚮由災疾願謝軒裳披

瀝肺肝累奏封而五上留連寵祿復歲序之三遷間被

誤恩驟加擢任顧已難於策勵遂復力於懇辭上賴慈

仁曲加憫惻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得善地之

寬閒俾殘軀之養息而臣年日加老病益交新春以  
來舊苦增劇中痛渴涸注若漏卮弱脰零丁兀如槁木  
加以睛腫氣暈幾廢視瞻心識昏耗動多健忘雖聖君  
之念舊廓大度以兼容而隳職曠官實為可畏貪榮竊  
食難久自安伏望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亭育察其  
情實賜以矜從許解郡章歸榮里閑俾其酣詠樂時之  
盛化優游為世之幸民以畢餘生永依鴻造

又劄子

臣輒瀝懇私上千宸造愚誠所迫罪戾難逃臣自頃蒙  
恩許解政事即曾乞一近潁州差遣庶得漸謀歸者上  
荷至仁憫臣衰病允其所乞差知亳州到任之明年遂  
乞致仕聖念惻然憐其舊物不忍廢置凡五上表章四  
具奏劄皆蒙詔答未賜允俞臣以不敢更為煩黷遂且  
中止尋又蒙恩超轉臣兵部尚書安撫淄青一路既不  
獲懇辭遂勉力就任而臣迫以昏衰事多曠廢甫及一  
年則又陳乞壽州亦以近潁異便於歸老未得請問尋



又蒙恩除臣宣徽使移守并門付以河東一路官益榮  
任益重而臣身益老病益加不勝憂懼之情所以累瀝  
血懇上煩天聽伏蒙睿慈察其誠實養疾便私悉如其  
請臣自到今任忽已半年幸值歲物豐成民

一作訟稀

少坐尸厚祿足以偷安臣上戴陛下天地父母之恩未  
知論報之所而身與願違蓋自冬春以來舊苦愈增上  
渴下淋晝夜不止脚膝細瘦僅存皮骨行履跪拜艱難  
加以眼目昏暗視物睛痛有妨簽書看讀公家文字載

念臣昏衰疾病既已累年量分知止亦非一日寵祿之榮無容久竊臣今輒具表章再伸舊請乞一致仕名目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二表

熙寧四年五月

臣某言臣近上表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睿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黷煩將再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鎖臣某中謝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

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以早邁千齡  
之身會誤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既溢其涯憂患亦隨而  
至稟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而  
難強每念恩私之莫報兼之疾病以交攻爰於守亳之  
初遂決竄漳之計逮此三遷於歲律又更兩易於州符  
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  
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况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鳬  
鴈去來固不為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苟遂

乞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偽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為榮幸曷可勝陳

又劄子

臣此者伏奉詔書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恩旨稠重伏讀感涕臣自熙寧元年初有陳乞迄今四年之間凡

八上表章五具劄子其懇悃迫切言意重複干冒天慈  
煩黷聖聽固已可厭而可責矣而蒙陛下未加誅譴曲  
為優容八被詔音

一作答

丁寧慰譬此天地父母之仁可

謂至矣然臣猶有不得已者臣前嘗奏述古之為臣不  
必伏於床枕然後稱疾不待廢其支體然後辭官但其  
心力已衰不能勉強則自宜知止而不可貪榮此臣前  
次陳乞之時所志止於如此爾蓋自守毫迄今又已四  
年身比前日加老則氣血比前日益衰而疾病比前日

並不支持但未伏床枕廢支體爾此臣不能自己者也  
臣竊伏思聖君久已察臣區區而未允其請者必以臣  
歷事三朝最為舊物聖恩眷眷未忍廢棄而年又未及  
去之大早耳然臣前又嘗奏述今之致仕與古之人不  
同恩禮優幸不為廢棄至於年未及而早去亦今昔人  
臣常事臣竊見實錄所載太宗時有大常少卿孔承恭  
者年纔六十一便乞致仕太宗皇帝欣然許之仍特降  
詔書褒獎以敦勸人倫蓋當時議者不以朝廷許承恭

早去為非而但稱承恭之善又以有臣如此可以勸勵風俗自為朝廷美事也欲望聖慈少紆聽覽果若致仕優幸不為廢棄雖年未及又議者不以為非而反為朝廷美事則理無可疑而臣若蒙哀憐得遂其請則上不損朝廷之體下不失優幸之恩而又竊知止之名為一時之佳事則臣之受賜者多矣臣不勝意迫言煩惶懼激切俯伏待罪之至今取進止

第三表

同前

臣某言今月二十一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  
聖慈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者恩深煦嫗感極涕洟  
雖情有迫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無  
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訊於耆龜  
臣某中謝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宦學本免  
饑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然而羣材方茂蒲  
柳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乏而况荷難  
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已深疾病侵



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即願謝於軒裳蒙上聖之  
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曲煩於訓諭久未忍於棄捐竊  
惟臣之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為罔欺而臣口日  
誦於田間身坐貪於祿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覲之  
顏每自省循莫遑啓處是敢罔避再三之煩黷猶希萬  
一之矜從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聽察前言  
之可復蓋屢請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成於素志  
徇其所欲乞以殘骸臣若得上還印綬於有司自駕柴

車而即路晚節知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私

謝致仕表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進奏院遞到勅告伏蒙聖恩除臣  
太子少師依前觀文殿學士致仕者愚誠懇至曲軫於  
皇慈寵命優殊特加於常品本期得謝更此叨榮臣某

中謝

伏念臣猥以庸近之材早邁休明之運不通之學  
既泥古以難施無用之文復虛言而少實是以三朝被  
遇四紀服勞蒙德重於丘山論報亡於毫髮而年齡晚

暮疾病厄殘輒希知止於前人不待及期而後請自陳  
悃悃屢至瀆煩既久歷於歲時始曲蒙於開可仍超加  
於異數非止賜於殘骸道愧師儒乃忝春宮之峻秩身  
居畎畝而兼書殿之清名至於頭垂兩鬢之霜毛腰束  
九環之金帶雖異負薪之里一作重何殊衣錦之歸使閭  
巷咨嗟共識聖君之念舊縉紳感悅皆希後福之有終  
豈惟愚臣獨受大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無私覆物博  
愛推仁以其夙幸遭逢密契風雲之感會曾經服御不

忘簪履之賤微致此便蕃萃于衰朽雖伏櫪之馬悲鳴  
難戀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餘生易畢  
鴻造難酬

乞免明堂陪位劄子

熙寧四年八月

臣伏準今月二日詔書以明堂大禮特令臣赴闕陪位  
者臣竊惟大饗之禮國家盛典千官分職以奉事萬國  
駿奔而在庭方以老病衰殘退伏閭里尚蒙天慈曲加  
記錄特賜詔召俾與侍祠之列此臣子之至榮至幸豈

臣克堪而臣不幸早嬰災疾瀝懇累年近蒙聖恩許以歸老而自春涉秋舊苦增劇脚膝細瘦行履拜跪艱難伏況祠事恭虔出於彊力而臣迫此疾苦不獲祇赴召命無以上副君父記錄愛憐之恩臣不勝惶恐

謝免明堂陪位表

合宮大啓爰講於上儀明詔忽頒俾祇於嚴召被恩言之優渥撫病質以兢營臣某

中謝

伏惟皇帝陛下仁聖

聰明憂勤慈儉遂羣生而涵育臻至治於和平乃因萬

物之成秋爰即九筵而展禮陟降薦獻百官以職而各  
供膺受福釐一人有慶而咸賴而臣近辭印綬方伏田  
廬當與庶民並蒙餘澤敢期睿眷尚錄孤孱俾陪在外  
之臣來預侍祠之列載念臣自緣災疾幸獲退休殆未  
踰時尚嬰舊苦雖朝廷禮樂之盛得與者為榮而犬馬  
筋力之衰告疲而已久既不能於策勵姑自信於竒屯  
太史滯於周南惟知歎命子年瞻於魏闕但極馳心

謝明堂禮畢宣賜表

熙寧四年九月

臣某言臣今月十七日伏蒙聖恩特差右班殿直王昌  
賜臣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器一百五十兩絹一百五  
十足米麵羊酒等者大室精禋方集神明之貺華門增  
耀亦霑慶賜之優祇受以還兢營失措臣某

中謝

伏惟

皇帝陛下垂衣致治盡志奉先率循三歲之舊章時舉  
季秋之大饗四方萬國執玉帛以盈庭羣卿百司潔豆  
遵而恭事而臣以衰殘之病質荷寬假之深仁方居畝  
畝以偷安莫覩朝廷之盛禮璽書賜召不遑祇命而趨

使指就臨特被匪頒之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容之大  
度推以至慈念簪履之雖微猶為於舊物閑桑榆之向  
暮俾慰其餘生惟嗟犬馬之已疲莫報乾坤之大施

代作三首

代進奉承天節絹狀

右臣伏以重熙纂歷載誕啟辰正宇陳儀允昭於嘉會  
庶邦脩貢咸効於駿奔前件絹三壤所宜九賦攸出備  
諸宰旅實織篚以非工竊比野人得美芹而是獻虔誠



斯至欣頌咸同

代進奉土貢狀

右臣伏以百嘉咸茂允賴聖功九貢所儀備存方志前  
件物出於繭稅載厥仙經疏密有程甘馨可采以時述  
職庶六尚之攸資向日傾誠保億齡而是祝于浼宸造  
臣無任仰切之至

代薛孺乞御篆神道碑狀

右臣輒瀝哀懇上千睿聽人子之志蓋急於顯親天心

至仁仰冀於從欲伏念臣先臣奎早以孤直遭逢盛明  
自結主知叅預國政謹言忠節著在朝廷遺德餘芳宜  
刻金石伏見兩府舊臣之家所立神道碑多蒙聖恩賜  
以御書名額臣今欲於先臣墓隧刻立碑銘欲望聖慈  
特賜御篆神道碑額所冀神翰之光照臨幽壤不獨榮  
其後嗣實以勸於事君謹具狀陳乞以聞

文忠集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九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表奏書啓四六

上胥學士

偃

啓

天聖六年

某聞在昔築黃金之館首北路以爭趨附青雲之名使  
西山而起價誠以求千里之迹者先其市骨得一字之  
寵者榮於袞章而況天下之風采聳聞口吻之雌黃並

出以未塗之俗擬說定鑒於妍媸目論所加能令重於  
九鼎髦端或倚可使逸於太霄是宜殫重趼宿舂之勞  
懷漫刺署里之字鋪論有素題品攸歸伏惟某官稟粹  
天英抽華道秘虹蜺遠映拂霄堦而垂光黼黻摛文綯  
雲河而發藻遊士鄉而著品入聖域以踐優爽爽之聲  
軼前良而通美琅琅其璞瑞昭世以稱珍爰自覽輝下  
翔階木特起擢袂於羣英之彀類弁乎千齡之辰列坐  
棘以聯曹署法庭而奏獻若若懷綬宛轉於一綸翹翹

聘車雍容於半刺陳仲舉以題輿而擅美何恭祖以纓  
幘而馳稱垂腰佩刀見賞三公之器追鋒給傳終膺雙  
武之皮第連最以推高賁初儀而上獲公車以兩令而  
持牘綈几以十篇而奏文禪衣曲裾暮召大臺之對尚  
方給札霈灑鴻都之毫雖西崑者冊書之藏是開乎仙  
室而東壁者文章之府載郁於時風居為顯化之階式  
是育材之地爰膺麗正之選首被集仙之名白蟬芸簡  
以生香茲焉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固已丹

穀解朝天祿草經而擬聖金刀博學太一秉藜而下觀  
頃緣泛駕之求亟發違行之訟耻從吏對出檢猾商謂  
軒冕之儻來視同於寄物履名教之中樂坦照乎清襟  
旋闕掌於郡條久從容於別乘一麾出守固雅尚之所  
存千里佩青乃上心之攸注距撻江之清郡標軍壁之  
上游犬羆之警無譁賈室之繁甚富足以坐棠聽訟閑  
閣凝神秀野頌春過蘅皋而倦目清言捉麈臨雅俗以  
鎮浮然而未央居半夜而生思安石以蒼生而待一作特

起望之補吏意雅在於本朝主父出遊帝已嗟於見晚  
行奉一封之傳入隨二節之趨見堂堂之姿送之迄目  
對顒顒之表威不違顏登陟乎赤墀之塗進重於高門  
之地卓然遠韻度越諸公霑芳潤者漱其清芬仰龍光  
者思其一作末照英風有煥物議攸歸矧此妄庸盍希  
品目伏念某社稷櫛槁膏粱鈍昏抱器質以何堪賦天  
機而甚淺晞髮華旦徒跂於清流措足英躔終慙於遠  
到自遭家之不造早遂一作逢生於百憂如歎之音悲存



乎手澤動明之韻遠失於先時西華以孤露而見哀庾  
信以流離而多感矧復齊氣多緩嵒筋甚駑乏朽木之  
先容無一錢而為地旁魄而論都邑則被傖父之訶頑  
鈍以取世資但聽斲輪之曉終非令器第困窮塗一昨  
竊萬家之應書隨重車而上計方策條對座至狼并雅  
拜匪儀失於盤辟甘觸聞而引去但飲墨以蒙羞卧漳  
濱而養痾竄身茲久弔湘纍而感賦夢語迷招當樹之  
於無何宜匠者之不顧而或竊先生之餘論企諸公之

未暉聞伯夷之名增其懦氣伏海濱之下久以望風是  
敢強飾固陋之容庶伸伏拜之謁綴窮愁之汗簡奏蕪  
累之庸音竊覘崇閎將塵隱几登泰山者小天下在培  
塿以宜慚奏咸池而張洞庭非蛙咬一作蛙之可度然一作

伏遇某官量陂無際宇蔭甚穠

一作濃

推轂成猷噓枯振

德襄陽秋於皮裏不言備乎四時吞雲夢於胸中兼容  
盡於一介幸望許承音旨少貶光塵曲垂褒采之私俾  
獲題評之目如是則六轡在手驥足何滯於蟻封五色

成文樂節或資於牛鐸荷恩有素累牘奚陳

胥學士答啓

伏蒙眷私以盛製文筆二編先之長牋為贄者恭以某  
人象輿異稟龍輔至珍奉奕世之貽謀克隆堂室傾羣  
言之妙旨深達淵源伏

一作服

膺聖域以惟勤策足俊躔

而迥異敏學該乎變貫英識極於覃研秉節高竒發清  
吟於梁甫締交名勝綴雅聚於蘭臺飄飄之逸思無窮  
籍籍之芳塵自遠偶劬一飛之翼行躋多士之魁何誤

采於虛聲辱遠垂於厚顧方披晬表遽捧雄篇恣探賞  
以忘勞信窺測而靡暇幽意絢於道德高義薄於雲天  
飛染道麗以盈箱雕績紛華而滿眼賞孫詩之零雨何  
止一章贊沈賦之碰星豈惟數句固將備西崑之玉府  
奚獨易東堂之桂枝允矣難能誠哉可畏雖身衢自至  
靡資左右之先容而名路共成敢惜齒牙之餘論

謝胥學士啓

近贄蕪音仰塵紉几載形答復深極褒稱弊帚無庸愧

藏家而自享重言外獎千尺牘以必珍始繩窮而匣開  
爛然在目旋骨驚而心折至矣聞音退揆頑踈陰加震  
疊竊以昔者魯袞垂乎一字寵極於華章汝月更乎坐  
評自成於往法得河南之口占多藏去以為榮獲江左  
之筆蹤則神明之來復至有不喜人事常堆案而勿訓  
靡谷私書或矜才而格物未若翠綏鳴玉之彥蘭臺金  
馬之英品風流坐正物之源交士林忘公侯之貴俯存  
寒素之目毋密聲咳之音兔墨流英洒鴻都百金之筆

犀談對客發荊州一日之函有煥私藏因為殊遇某宦  
蒙惟舊操檢弗支乏沃若之軒髦有尾兮之長醜顧右  
臂而為彈早歎芥疲雖左肘之生楊徒能彈化爰以自  
童髮之交剪浴聖日之光華勉紹箕裘懼隳門素冠乎  
枝木莫踐化人之場鈍若神槌爰對囊錐之願一昨與  
偕外計續食縣官之郵召詣中臺果玷浮華之目州閭  
貶於素論篋衍棄於祭芻委末路而弗振與清涂而自  
隔然或鼓舞至化呻吟變儒效騷人之鬱伊慕漳濱之

模楷品之上下曾弗齒於鍾評擲中宮商宜遠慚於孫  
賦奚辨麗而可紀徒骯骯以興譏何弗避於詆訶輒外  
彰於嗤鄙踉蹌短韻迨無取於繫轅盧胡見貽乃自珍  
於乾璞所期用覆醬瓿譬十年之練都投置皮箱資一  
笑於相樂伏蒙某官憫芑愚之無似加品目之惟優醜  
以愛忘音緣賞奏許上修名之謁獲伸拜德之恭後堂  
執經飫陪一肉之賜西齋坐宴密親三雅之歡執如意  
以指譚務車轂而推引噴咳珠玉大小以之成珍指顧

飛沈眴睐於焉起色出乎望表溢乃情涯而復俾十倍  
而增榮示一噍而為美當黜閣之多暇枉虞筆以搞文  
縟青星稠襍牋雲落布帛之言甚暖暴以秋陽齒牙之  
論所加重於大吕譬以明月閣投於人不意此音猥來  
入耳謹當納藏行楮歸耀當閤襲以十緋為天下之至  
寶脫復一讀解體中之不安貴洛紙而爭傳與吳刀而  
共布隱恩所及頂踵奚勝

謝國學解元啓

天聖  
七年



右脩啟伏覩解文濫膺名薦肆三合雅方列於胄筵旅  
百在庭遽陪於方貢惟遶東之彌衆叨首舉以為榮節  
讓無從循涯有溢竊以姬庭講治務多士之思皇漢席

遲

一作優

賢以得人而為盛然皆謹能書而上獻始揚進

造之名隨計吏而與偕乃署秀廉之等一適謂之有德  
九變選乎知言所以樂育羣材並贊郁乎之化潤色鴻  
業協暢炳然之風用登至平皆由此道而況成均講藝  
昭五帝之遺文辟靡環流聳三宮而對峙自京師而首

善俾天下之向風卓爾丕彝垂之來葉皇上握褒文而  
統理坐法宮以垂精並舉豐親丕揚先烈恢迓衡之至  
治攬入彀之羣雄躬孝武招徠之勤紹永嘉敦樸之舉  
取之數路並用文武以兼通託之百朋思講天人之相  
與並申辨論之法持為孝秀之門責土著以占名謹一作  
詳鄉評之清議一郡國之衆咸一作或使得以應書百孝  
廉之羣皆勸令其趨駕固以厚一馬乘輅之聘光東帛  
賁園之招張羅挂雲盡取於逸翮傾崑取琰無復於遺

珍超振古以無前契千齡而猶是而復詔大胥之掌版  
登遊倅於上庠謹從事以新書先考言而明試才可嘉  
於辨麗擇之妍詞言析理以精詳求於閎論當此三道  
使無諱以著于篇對有百人盡揮毫欲善其事自非行  
能高妙業履優殊闕覽乎九家之流含漱乎六藝之潤  
講乎高誼而已久識必研幾施之當世而可行言皆詣  
理則何以當重圍之樹棘並列於名聞佩後席之容刀  
得趨於臺試如脩者天機甚淺俗韻素冥響未徹於一

臯罷不賈於當世  
瑣尾成乎長醜  
寒素本乎後門  
撫頑鈍以無庸  
常拙艱而茹歎  
首戴蒲而服業  
早失先疇書  
剖楹而發函  
僅存手澤  
毀瓦居慚於志

或作求

食不龜安

可以得封勉為佔畢  
以呻吟動取戲儒之詬  
病晞髮光華之旦  
徒慶於逢辰  
策足英雄之躔  
奚能於遠到  
嘗因續食於縣次  
獲陪待詔於公車  
對策無為終以空言而  
罷雅拜非禮  
幾坐舉者之人  
辱皮相以堪羞  
耗心氣而都盡  
諱窮極於反袂  
鍛羽嗟其觸隅  
學揣摩而不成  
反

喚於丘嫂旁離騷而發詠幾弔於湘纍志銷落以堙沈  
迹零丁而孤苦頃自脫身僑籍著錄師黌學狗曲以見  
譏肆鱸堂而卒業入梁茲久敢期英俊之並遊論都未  
成殆以倉荒而見隔對合鰭而記食隴訛履以倦遊會  
深詔之急賢俾命鄉而論士靡慚銜驚之技上充跼弛  
之求輒以復來勉茲再鼓當翰場之斯闕接雋軌以並  
馳禿干兔之毫筆不停而爭綴舉連帷之袂袍何白以  
大紛曾是鯁生最當前列躑躅燥吻舌不下以喬然雕

琢曼詞思彌枯而兀若率有枚生之累句僅同雕苑

一作

范之後成日佇報聞陰圖引去夫何濫吹之曲誤中程

文之規用冠譽髦越陞上級屏間誤墨本無望於成蠅

竈下焦桐豈有思於為器玷茲褒采實駭羣倫顧揚批

以增羞在冠黿而曷稱再循竊據實用覲顏此蓋伏遇

某官表燭羣倫丹青上化雌黃在口捉麈尾而不休翦

拂長鳴託旌

一作旌

端而可逝因興民於三物務推轂於

諸生致此妄庸及於甄采敢不仰銜提獎益勵進修磨

鉛鈍以為銛策蹇步而希驥哆兮箕舌已齟齬而在前  
沛乎鴻毛使培風而直上用於知己答乃初心過此以  
還未知所措

謝進士及第啓

天聖八年

楓宸蠖濩方贊趨而在庭雲幄靚深遽臚傳而唱第竊  
顧無庸一作用之品仍躋異等之科祇服寵靈實增震悸

竊以思皇之詠多士雅頌播於姬庭間出之有異人文  
章炳乎漢德選知言於九變東都下深詔之辭開孝秀

之一門唐家有得賢之盛皆所以招徠時彥樂育人材  
講求精祲之原潤色帝王一作皇之美卓為往範垂照來

今丕哉文物之華屬我神靈之運國家右賢興治若古  
敷猷休聲塞乎淵泉至德湧於烽火彌文上化疏壁水  
以環流儲精太寧坐蒿萊而講道爛乎舜日之晏晏煥  
乎堯章之巍巍而且優游巖廊夢想豪俊下賢書而旁  
午諭上意之丁寧復詔策於庶科謹鄉能於歲舉馳封  
一馬使者在道而相望翹首羣英天下嚮風而咸靡逮



計車之偕上首方貢以前陳委密侍之鉅賢先春闈而  
覆較疆筆署乎重棘奏可而後行錦几坐乎中楹親臨  
而明試森陳奏牘逮兩令之不勝精閱書衡幾百斤而  
未止自匪該明治具佩服儒規行實藹乎徽猷識字已  
乎賢業寔明寢昌之畢講學際乎天人之交至纖至悉  
而不遺言達於國家之體則何以上當乙覽榮中甲科  
聯俊又以服官陪英雄而入彀如某者風猷靡立操植  
素淪樹擣甚乎液櫛膏肓嗟乎昏鈍戴枝冠而竦誚切

愧命儒問天

一作又

咫以不知終然惜學加以素鍾舛運

生邁百惟自翦髮以交垂已不髦而茹歎逐耕夫而衣  
襪早去先疇署生版以占名轉隨僑籍流離末路佞  
後塵借譽羣公之遊本無題目接足諸生之後多見排  
根嗟盛際之親逢忍窮途而自竄陪貢廉於百郡每與  
計偕飲試墨之一升嘗從罷去退慙蹉跎數比隻竒撫  
骨嗟乎淪鋪卷迹甘於藏密然而良裘學冶惜先芬而  
懼隳母髮垂星感親闡之思養未及衰於駒齒勉自奮

於駕筋乘下澤以去鄉棄裂繻而為誓車騎乏甚都之

雅風塵有化俗之勞上國連衡仰攀於俊軌橋門倚

一作

倚袂獲覲於邦光會泛駕之求才輒應書而充賦以孝

廉而射策本無百六之能自銜驚之上書蓋逾千數之

衆逮漢庭之籍奏咸以名聞同矍圃之去賓僅有存者

顧一作故惟庸妄首玷甄陞獲召於公車之庭給試乎上

方之札致狂言之誤擇叨署第以開榮若若飛華交垂

宛轉之綬諄諄其誨載聆郁穆之言浸雲澤以芬流沐

天光之下燭竊慙鉛鈍嘗廁翰場屢以下中之才當乎  
第一之選宜不失於舊物期仰答於知人然其戰屢勝  
而後驕鼓至三而乃竭綆短楮小嗟遠用以奚勝弓撥  
矢鉤惜前功之皆廢誠以九閭坐狄百戰森庭就列瞻  
天駭威臨於咫尺爭觀落筆紛立若於堵牆悅訝鈞庭  
之夢遊驟覺幹魂之驚去僅成牽課靡中科程瀆睿覽  
之至精宜報聞於獨罷尚賴黉旒之過聽兼求箕斗之  
虛名謂歟揚之在前常先於羣彥以薦藉之良厚重違

於大臣猥自下流參聯上列省逢辰之至幸實叨恩之  
有因此蓋某官闡繹帝猷雍容朝首粉澤先華之治表  
燭薦修之倫膺上心之東求主斯文之盟會言皆有味  
務推轂以彌勤先為之容俾朽株之見用致茲孱瑣及  
此抽揚敢不慎服官箴遵修士則鞭後策足更希遠致  
之塗鎔金鈞泥尚依陶者之力誓殫用拙之効少酬再  
造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王狀元拱謝及第啓

天聖八年

右某啓云云坐狄啓扉並集千人之俊賜袍在笥驟紆  
一采之綸矧惟蕞爾之軀仍玷褻然之首仰膺渥渙伏  
積震惶竊以周陳三物以賓賢必慎乎命鄉之選漢開  
數路而求士乃盛乎得人之稱用能暢郁乎之文一變  
而至道飾炳然之化三代以同風闡是齊明之猷允屬  
神靈之旦國家景炎興運赤伏膺圖敷四葉以重光式  
九圍而用人銷鋒偃革外憺乎靈威卷領垂衣坐朝乎  
夷憬上方穆然無事監于太清崇庠序以興文飾弓旌

而招俊革歌式宴咸預於計偕游棘樹園載嚴於籍奏  
敵中楹而親試署異等以精求所宜得命世之偉才為  
一時之清選夫何么

一作側

陋前玷寵光如某者業履空

疎才猷散戾門緒本乎寒素人品幾乎下中竊逢待旦  
之盛期寢被右文之上化激昂稚節策發蒙襟洩雞白  
以樹碑偶能於童戲炙簡青而嗜學常訪於師嚴徒有  
志於雕蟲僅不成於刻鵠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撐犁枚  
臯屬文徒率成於翫敵早緣妄動竊企英游貢版齋行

常從於未荐佩刀脫去尋觸於報聞何天幸之聿臻邁  
賢書之荐降濫乎事舉猥以名聞洪惟聖治之光華蔚  
有俊才而還集並進乎千篇之牘精覽於百斤之衡曾  
是孤生絕企殊級豈期庸鄙偶中科程採乎一日之長  
冠乃諸生之列既行能之無取加世胄以非高蹠蹕後  
塵迹靡參於俊軌雌黃餘論名不齒於人評驟從底下  
之才擢居第一之選顧倚裳之在列誠揚糝以貽譏明  
命已行固無容於反汗多言可畏諒彌甚於鑠金豈非



思致異才揖怒蛙而茲始將招駿足假死骨以為先則  
何以靡遺謫薄之姿偶首清明之舉再省循而是懼實  
獎擢一作拔之有因斯蓋伏遇某官黼黻斯文丹青至化

嘉猷屢進務推轂以為先賢路一開使騰夷而有始敢  
不仰銜恩遇進勵操脩循士則以為勤佩官箴而有守  
在鈞以播既由陶者之為摩頂無忘誓答知人之賜過  
此以往未知所圖

代謝唐簽判

俞啓

天聖八年  
第一甲

伏自某人飛策上第就辟初筵千里奮乎鴻軒方訝  
知之晚一木為乎大厦豈無燕賀之私屬被責於更訶  
方罷歸於士伍翟公之門有大署意欲謝交嵇康之性  
不便書寢而成懶屏居田里遂隔音徽豈謂某官俯示  
存臨過敦禮意廼金廼玉堅乎久而不渝如璧如珪問  
以音而厚賜服勞謙而自牧若飲醇而醉人恭佩恩勤  
敢忘寢寐伏况以英英之善譽丁晏晏之休辰德行中  
乎妙科諮謀參乎大府運籌帷幄豈足盡於上才垂光

虹蜺固莫量於逸致內惟衰退但積欣愉

答李秀才啟

脩再拜天錫友兄足下此月八日叔父自貴郡回轅首  
得所賜書教一筒開闔數四歡喜無量逃虛既久驟聞  
足音以跼然迷魂若招頓歸常幹而來此惜乎一失交  
臂之舊一作樂再見回星之周薰歇燼銷壤斷土絕昔人  
以三月不見尚或嗟於生鄙羣居久離則弗能於無過  
况孤矇之有素邈師友以斯疏妍皮裹骨而益癡獨學

面牆而奚嚮薰濡弗及寡

一作孤

陋已增豈意此音猥來

入耳美乎

此四字一作人且羨美

溢雲紙以摘思拔春華而發藻

厚乎養烏誤奏咸池之和豁若覩天驟發醯雞之覆茲

焉匠

一作五

者之規矩誓訂漳濱之模楷承平居之無俚

方枕塊以罹憂不見齒而三年合乎禮制加於人之一

等時以孝聞願思肯構之不忘無使過哀而至毀而況

天錫標

一作振

絕俗之雋軌邑大賢之茂器學兼九變辨

雕

一作智刻

萬物竊伏一鄉之評宜首幽人之聘而屈試方

策見枉有司薦紳冤嗟道路譁鑠且夫好惡之異古今  
所均仲尼至賢乃取侮於盜跖帝堊大樂猶見非於墨  
子撫絃在乎流水難矣賞音珍髦驚於九戎誰其識寶  
使懷道而委莽動直士之盱衡然而泰先否而後傾禍  
為福之所伏鷙鳥將擊先卑而飛流川久壅其決孰禦  
一作必在願養高而全道密中藏而竢時掩乎十仞以韜光  
去則萬里而不息良工晚成者器必大寧以朴而示人  
逐水一作策又作未先至者驥之能豈與駑而爭路斯皆雅量

之素蘊誠非兩好之溢言某之妄庸本無似肖誤蒙甄擢遂見齒收衆珉入寶至璞使之見遺我輩登科前賢所以媿讓循涯已溢覲目無容江關復重音問睽阻時既昏而將暮人在陰而鮮歡遯懷英俊之並遊恨無羽翮而飛肉冀綏吉履之福以迎來譽之光紙盡筆窮辭不逮意

與西京留府交代推官

仲簡啟  
天聖九年三月

某啟此者竊吹

一作玷

下科濫巾

一作升

大府懷擢之嘉

一作

喜容外見迫感於逮親負薪之足力不彊靡遑於媿讓

在業官之資始懼傷錦以貽譏況上邦英俊之躔大相  
熒煌之座幕中諸彥泛泛蓮池之賓門下並遊一一蘭

臺之衆

一作聚

勉策驚筋之緩仰陪席聘之珍問祈招而

不知因慚諮訪奉南陽之坐嘯曷有籌謀賴乎天幸之  
來續於賢者之躅睨伐柯而取則獲企前規告舊政以  
乞靈得師餘矧已積想風之慕彌增竊拊之懷俟燠墨  
以戒辰即齋行而首路傾依

一作系

之至談悉非終

謝人投贄啟

伏蒙某人寵貽妙製兼枉長牋欽玩懿辭雙銘丹臆恭  
以某人機神邃茂識理淹和徽名籍布於士鄉粹表挺  
生於王國言章絢美寡六藝之英蕤一作精奇思緒蘊華漱

五河之芳潤揆茲逸軌冠乃烝髦今國家崇東駿珍寤  
求孝秀下細文於方國騰賁帛於丘園而某人夙蘊瑰  
材褒膺溫詔占磐鴻而啓繇俟革鹿以送賓顧以某體  
質頑踈聲猷隘薄誤中程文之選猥參籲俊之求承版



謁以見臨袖瑤華而伸貺仰衡清眷荷褒袞以奚勝載  
扶蒙襟念英瓊而易報欽降至極敷染奚周所示盛編  
輒敢留借

謝石秀才啓

某啓累日前伏承惠然見過仍以嘉什一筒寵示者獵  
纓拜賜刮目披文紙獎墨渝不能捨手伏以某人英躔  
逸軌天驥上才好學屢空浸潤淵源之奧知言九變窺  
見天人之交久已擅一鄉之評早亦應萬家之令然而

奏磬俚耳難矣賞音抱石荆山終為至寶而自慕幅巾  
於衡巷乘下澤於鄉閭晦丘園之養高輕鴈縑而堅卧  
冥飛已遠笑弋者之何求齷齪坐談嗟律魁之獨棄而  
以錦帶居士白蓮社人効菩薩之坐家去塵自遠掃維  
摩之一室敢入者稀是宜邈為方外之遊隔乃一作此俗  
中之軌而乃過存庸妄曲借獎題因隱几之間居抽吮  
毫之餘思灑乃藻麗用飾愚矇為鼯鼠而挾機僅成輕  
發養鷄鷄而奏曲徒使眩悲矧夫峭格峻高春華挾美

暢來雲依月之句擅落花映草之評內惟棗鈍之姿奚  
稱袞袞之寵去天尺五已服於清標和者數人蔑聞一作

階於絕調未遑賡報徒用覲慙

上隨州錢相公

惟啟明道二年初惟演以使相判河南府後落平章事以崇信

軍節度使  
歸本鎮

此者及期被代投版言歸宿官早愧於迷方書課厖能  
於自脫徒以無庸之迹曾希一盼之榮當懷檄以云初  
屬擁旄之方始相公坐於雅俗鎮以無為民豐四輔之

年市息三九之盜行郊憇樹絕無兩造之辭託乘載賓  
惟奉百金之宴而况西河幕府最盛於文章南國蘭臺  
莫非乎英俊豈伊末迹首玷初筵至於憐嵇懶之無能  
容褊狂而不辱告休漳浦許淹卧以彌旬偶造習家或  
忘歸而終日但覺從軍之樂豈知為吏之勞毘德已深  
遊藩未幾既而持山國之瑞節改戎乘而啓行荊州遽  
失於所依周南遂留於滯迹稍以引去無復並遊之人  
歸然自存時有思歸之嘆每臨風而結想徒零涕以懷

恩相公以彞鼎之勲極公台之重獨立不倚羣言互興  
中山之篋雖盈南海之車終辯繫辭有云崇高莫大乎  
富貴古人歎曰富貴必履於危機伏惟推盈虛消長之  
言究動靜吉凶之理秉珪璋之德何卹瑕疵挺松筠之  
心不變霜雪雖流路之謗未免三年以居東而在廷之  
臣豈無一言之悟主侯聞來復以慶終亨願無以理而  
自明當要既久而復見區區之志實在於斯徒有戀軒  
之心未知報恩之所

謝校勘啓

景祐元年用王  
文康公薦入館

仰服恩榮實增震慄竊以校讐之職是

一作辨

正為難委

方冊於程文折羣疑於獨見

一作斷

脫絢組之三寸簡編

多前後之乖并盤庚之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

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

一作

五而為閏況乃西崑冊府備帝者之來臨蓬萊道山非

人間之所見自匪識窮元本學漸淵源究百世之放紛

總羣言而博達則何以效官天祿對青藜而屬書抱簡

羽陵拂白蟬而辨蠹如修者罷惟庸妄族本羈單雖出  
逢千載之期而生有百罹之苦入橋門而著錄最後諸  
生聞月旦之坐評敢希一目徒以浸潤聲明之代優柔  
教育之仁過時之年已捍堅而難入少作可悔終雕刻  
以無功早濫吹以決科旋釋巾而補吏逮親而得斗祿  
雖慰於子心歛版以揖上官遂成於俗狀學久矣而將  
落思兀然而欲枯進無取當塗之資退已失故時之步  
歲月其忽徒有志於分陰英俊並遊方問途而孤進內

顧拙艱之若此敢懷榮遇以為心豈期天幸之來特被  
柄臣之薦敢辱知人之美蓋因連茹而升蒙曲造之并  
容俾考言而善擇顧蕪庸之末學已屢試於有司鼯鼠  
之有五能盡於是矣鉏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固無可  
喜之文過辱太優之等俾從賓席入預書林一進階而  
可榮何勝於濬渥三下拜而聞命深服於訓辭天闕乍  
趨迷目眊而眩轉芸臺深敞近星象以昭回恣窺金匱  
之書坐費太官之膳內循忝據有溢情涯此蓋伏遇昭



大相公獎物均私樂材推美圓方有範大陶冶以埏鎔  
高下不欺正權衡而輕重閔此庸懦曲以甄收誓堅頂  
踵之誠永荷丘山之賜

謝襄州燕龍圖

肅

惠詩啓

景祐二年秋時公自  
館閣謁告視妹家

昨日伏蒙知府龍圖即席寵示五言詩一章者脩聞古  
者賓主之間獻酬已接將見其志必有賦詩託於咏嘆  
之音以通歡欣之意然而工一作歌三夏使者再辭及  
於皇華然後拜貺是則施於貴賤各有所當修賤士也

何足當之伏惟某官以侍從之臣當藩屏之任德爵之重與齒俱尊學通天人識洞今古綽有餘裕多為長言談笑樽俎之間舒卷風雲之際成於俄頃蓋其咳唾之餘得而秘藏已如金玉之寶豈伊孱陋敢辱褒稱形於短篇以為大賜伏讀三四且喜且慚譬夫四面之宮鏗鏘之奏愚者驟聽駭然震蕩及夫心平悸定然後知於至和在於頑蒙獲此開警然貺之厚者不敢報之以薄禮所尊者不敢敵之以平願惟愚庸豈得賡繼但佩黃

金之賜無忘長者之言

夷陵上運使啓

景祐三年

脩近以狂言當蒙大譴荷乾坤之厚施全螻蟻之微生  
得一邑以庇身使之思過竊三鍾而就養猶足為榮獲  
在公庥是為天幸伏以運使郎中懿猷經遠茂業康時  
當一面之利權竦百城之威譽凡居屬部皆仰餘輝顧  
此孤生最為沉迹時蒙眄睠曲賜拊存安其惶懼之心  
慰乃危疑之慮敢不銘之肌骨佩恩紀以無忘策其筋

骸盡疲驚而為報將謀就道即遂公超瞻企門閤忻愉  
罔既

謝朱推官啓

某啓伏念某出自寒鄉本非茂器東髮州里絕無一日  
之評彰纓王畿竊階羣俊之後加以識非遠到才不及  
中惟至治之方隆顧上官之並恪蘋蘩之不失職咸盡  
其能庖祝之各有司悉共爾位豈伊下列遂敢奸官因  
忿躁之使然奮狂愚而不顧惡訐為直仲尼之所深譏

盡言招人武子之猶不免在於庸妄宜抵譴訶尚賴至  
仁特加寬議投之遐僻使自省思猶寸祿以事親守一  
同而庇邑有民與社足為政以効勤退食自公敢忘心  
於補過是惟天幸徒自覲顏伏遇某官式佐郡符屈臨  
賓席烜赫天下方想於風猷從容幕中暫為於府望是  
惟孱昧得庇光華然而從事有便宜之權縣吏本徒勞  
之迹負弩而隨伍伯當備前驅折腰以揖上官敢羞斂  
板况茲異懦素本孤危犯忌於時竄身無所棄芻道上

過者踐之搖尾穿中人誰憐爾豈謂某官哀其戇朴賜以存憐削去常儀自敦高議猥因介使先辱長緘過形溢美之辭曲盡至勤之意片言之辱榮於儀父之褒一顧所臨增其大呂之律徒益撓謙之盛美豈宜鄙陋之敢當歲律已殘寒威方肅更祈珍攝以副傾依

回王舍人

堯啓景祐四年

伏審某官光膺寵擢入掌命書竊以三代之興兩漢之治蔚聲名之為盛何前後之相望蓋以高文大冊之所

傳遺風餘烈之盡在是以代言之任難乎命世之才至  
於雷動風行金相玉振至意難諭必盡於丁寧盛德有  
容兼資於粉澤適當休運允屬鉅賢伏惟某官識際天  
人學通今古而自親膺聖擇第中甲科聞乎風采而天  
下悚一作聳然論之人物而時無先者若乃從容禁署潤  
色皇猷使德澤之流下淪於民髓文章之盛交映於國  
華遂階榮塗以致公輔斯皆雅度之素蘊考於羣議而  
猶稽豈惟愚矇私獨稱贊某跡居遐邑名在罪人忽以

踰時未能補過省孤危之已甚惟藏縮以為宜豈望龍  
光之末輝希咳唾之餘潤匪期齒論猶錄踈頑先以珍  
函越於常禮遺簪已棄尚以舊物而見憐窮谷久寒忽  
如溫律之來煦幽憂併釋榮感兼深瞻望門閤無任飛越

謝李秀才贄見啓

寶元二年  
在乾德日

某啓自某獲罪於時竄身南楚楚之為邑既陋且窮詩  
稱荆蠻以比戎狄羈遊宦學之不至風俗言語之不通  
頑然囚拘誰與為偶孤陋之誚古人所憂今者上蒙寬



仁徙之善地始得與士君子揖讓進退周旋方將沐而薰之自與人齒秀才首迂玉趾贄以長牋升自賓階肅有儀矩開函啓紙粲然詞章盖夫逃於虛空聞足音而尚喜友於賢者况邦士之所推願斤簿領沈迷之勞以從閒燕仁義之樂區區之意言豈足殫

回穀城狄令啓

某啓此者縣徒云至書牘見貽載道鄙文曲加榮獎伏以某官以文飾吏學古任官講事勸功脩舊起廢示之

典

一作曲

禮固已警於愚民刻以銘文又將貽於來者足

見仁人之意非惟吏最之優顧爾訥辭矧非善叙已然之諾將止以奚能既出之言雖追而莫及豈敢逃於衆誚但慮玷於清猷慙愧之誠敷陳罔罄

上執政謝館職啟

康定二年十二月因崇文總目成書自館閣校勘遷集賢校理

脩啓今日蒙恩以本官充前件職者受命之始榮懼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自文籍之初六經傳記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醫卜一作醫禁呪神

仙黃老浮屠異域之言靡所不有號為書林又擇聰明俊乂之臣以遊其間因其校讐得以考閱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恠之說無所不通名曰

學士一日天子闕左右之人思宏

一作閔

博之彥出贊明

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輔以釐百工一有取焉多從此出

所以平居優游崇獎

一作素服

其業館以禁署食於太官詩

菁莪之育人材易鼎飪之養賢者凡在茲選得非茂歟然而廩重職閒則未免尸祿官無吏責則可容幸人若

修者以寒陋之資被文藝之舉自初營職已與書筵於  
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下多羣賢論撰之衆而脩方被  
罪譴竄之荆蠻流離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霧  
毒凡萬四千里而後至於京師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  
形意俱衰豈暇舊學比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因衆功豈  
有微効奏御之日鳬鴈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職秩雖因  
時而幸會實有覲於面顏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之功佐  
佑明主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疇衆勞不忍獨棄遂令

忝冒出自生成在於顓愚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為歌詩稱頌聖朝功化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滑州知郡啓

慶歷三年三月自滑倅召知諫院四月答此啓

伏審某官顯膺美詔移領陪藩凋弊之民方仰思於惠煦撫綏之術况舊著於政謠猥以下僚獲陳大府近膺朝命俾擢諫垣實自揣於非才豈敢同於飾讓日祈聰睿哀此孤蒙庶所請之曲從即依仁而有幸凡云瞻企

但切忻愉初暑方隆就塗甚邇伏惟上為邦國倍保興  
居

回賀環慶帥天章滕待制

宗諒

謝賜龜紫啟

慶歷三年

伏以龜紫之重唐制所難武元衡牛僧孺為宰相裴度  
為中丞李宗閔為學士方有是賜聖朝推恩庶位半乎  
朱藍然被之則負器藝兼名實者惟一人所貴恭惟知  
府待制歷諫局以蹇正聞領麾守以惠養及臨邊鎮靜  
訓士精研歲功遽成時議頗鬱果褒三品之麗特煥五

府之光其在欣慰增倍衆多展慶未遑揮毫為贈載仰  
明庭之命如瞻君子之容

謝知制誥啓

慶歷三年  
十二月

此者蒙恩授前件官并職者祇荷寵靈不任戰懼伏念  
某學非逮古材匪適時勵孤進以立朝偶四方之多事  
雖聖聰廣納獲盡狂夫之言而闇慮空勞未聞愚者之  
得方虞官謗敢冀主知擢自周行塵于華選代言禁掖  
已愧才難兼職諫垣尤當責重補報不可以淺則憂愧

不得不深此蓋某官過採庸虛嘗形獎飾致茲忝冒驟  
此寵榮敢不勉拙以勤誓身許國上酬天造次答已知  
懇悞之誠敷宣曷罄

上提刑司封啓

慶歷五年冬此  
後皆滁州作

伏念自臨貶所屢辱誨音霜雪方嚴見不彫之雅操蕙  
蘭其意佩可服之清芬慰此孤危奚勝感佩某人學通  
治亂識達古今奮經遠之才謨慰甚高之議論六條頒  
政早欽善最之竒列郡按刑行迓陟明之典隆冬式序



保履惟和瞻企禱祈交于誠素

回校理邵學士必啓

慶歷五年冬

伏審召試榮庭升華儒館方思馳賀遂辱飛牋伏惟某  
人性稟生知材惟秀出學通今古究明人事之始終辭  
富典謨煥發文章之雅頌

一作  
爾雅

蔚然茂器藹著休聲惟

上相之知人務薦賢而報國況此圖書之府素為俊彥  
之遊峻乃清資豈止文翰之樂茲焉養士以取公輔之  
材豪英既登朝野共慶顧茲淪謫敢謂記存已懷欣抃

之誠又積感銘之懇患於蒞訥匪可殫陳

回河北安撫王騏驎啓

石脩啓此者伏承顯奉朝恩峻遷使職寵光甚渥輿論  
僉和卓然高世之才久蘊經時之略山川指畫千里如  
在於目前帷幄坐籌百勝無窮於術內是宜聽之前膝  
副乃沃心遂寬北顧之憂行正中權之任敢期眷與尚  
頌衰殘辱誨問以彌勤積感銘之徒切傾瞻企詠兼集  
悰靈

回賈狀元

黜啟慶歷六年

伏以狀元廷評行久著於鄉書聲素馳於文園果先羣

彥榮中甲科英雄入於彀中衆稱妙選風采傾一作駭乎

天下爭仰餘光蓋以擢才之難近世為重超好尚而成

俗則文章坐變其風繫利害於斯民則公輔常由此出

一賢既進拔茅皆可以彙征一士以一作己旌勸善不勞

於家至得人之要其利若斯鴻惟治朝臻此盛事方深

竊朴遠辱惠音顧惟棄置之餘宜此退藏之密久稽裁

叙但切

一作積

悚惶

回賀楊翰林

察

啟

同前

伏審某人榮奉宸恩入升禁署伏惟慶慰恭以某人聲猷峻立德宇宏深學洞淵源煥發六經之蘊文含純粹邈追三代之風雍容侍從之華東注顓昂之眷亟由星掖入踐鑾坡天邑之雄雖暫煩於尹正國鈞之重行即俟於疇庸事業炳於丹青勲德光於鼎鼎寔繫縉紳之望非惟禱頌之私某幸守陋邦遙聞美拜迹宜藏密非

敢怠於致誠恩厚記存特辱垂於榮問忻愉感愧交集  
難陳

上都運待制啓

慶歷六年夏

昨者解官河外竄迹淮壖顧乃孤危便於藏縮雖瞻依  
之甚久在訊候以闕脩某人天稟中和材惟周洽凜然  
風操早肅於朝倫蔚若謀猷實裨於聖治自輟從於侍  
從暫臨總於劇繁足食彊兵雖並資於經畫先機別事  
誠有繫於安危況成績之已彰佇褒功之不次時炎燠

若天宇泰然更冀珍調以符傾禱

回賀李待制

東  
之  
啟  
慶  
歷  
七  
年  
九  
月

伏審肅奉寵靈峻升侍從得賢之慶固宜發於歡愉待  
罪之人方自思於藏密遂稽馳賀敢謂不遺先辱榮玉  
可勝愧色伏惟某官懿文經國敏識造微學探姬孔之  
淵源世濟臯夔之德業立朝正色凜風憲以載嚴造膝  
沃心賴仁言之甚博遂膺簡注升著清華上寬乃顧之  
憂聊假有餘之力作時霖雨當均及於疲民秉國大鈞

實久顯於羣望涼秋之謝嚴律將凝冀為邦朝善綏福履

賀文參政

彥博 慶歷七年九月

伏以光膺制命參秉國鈞爰擇令辰已諧禮上伏惟慶慰恭以某人學通繫表識照幾先懿文為大國之光華偉望乃一時之柱石上心所東適符賚弼之祥輿頌載喧久渴為霖之望果膺寵數式副具瞻進退羣材運誠衡之輕重調和元氣登至治於升平然後正台衮以代

天工列功勲而銘廟器符為元志

一作德

以重熙朝某幸

在陶鎔惟知慶抃商秋式序歲物方成伏請上為邦家

精調寢膳

回賀集賢韓學士

絳

啟

慶歷七年十月

伏承被召試文升華儒館伏惟歡慶伏以某人天麟異

稟廟璉至珍學通今古之淵源言合質文之體要英躔

高步羣俊聳

一作戰

以望風雄毅籠材妙選稱為得士果

膺帝東入耀書林給札揮毫聳如墻而駭目奏篇稱善



宣貴紙以傳都惟祕府之育賢乃熙朝之盛美優游歲  
課豈鉛槧之是專選取國材實棟梁之此出蔚然茂業  
奚測遠塗方懷抃躍之私遽辱置郵之問仰銜隆眷徒  
切愧誠冬序云初天和善保傾瞻感頌交集惊靈

上致政王太保啓

某啓昨者太保還政皇朝榮歸故里暫留齋舫云止陋  
邦竊省孤危方嬰罪謫

一作謹

逃虛易喜蓋人迹之罕逢

道舊為歡矧平生之有素特荷眷私之厚不為位貌之

嚴金玉之堅弗渝於彌久松筠之操獨見於天寒感慰  
所一作攸深幽憂如釋捨舟趨陸去險騰夷懷組鄉閭雖  
暫伸於夙尚追鋒疾置將入副於精求惟期善衛襟靈  
以迎休寵

回泗州通判勾龍都官書

右修啓此者特蒙惠顧遠辱誨言副以雄編俾之試目  
通判都官識窮淵韞學探本原一作元講於仁義之餘深

得風騷之旨雖然衆體各極其精時無鍾期誰識高山

之意人非季札豈知治世之音矧惟朽拙之無堪方幸  
退藏而自屏敢期時彥不我鄙遺諭之累幅之勤貺以  
百篇之富四面之宮並奏驟聽於鏗鏘三歎之音有餘  
豈窮於杳默但駭夜光之投闇徒令海鳥之驚魂媿乏  
重言以起連城之價用為永好惟期十襲之藏感幸之  
誠數陳罔既

回和州通判啓

自睽風表曠有歲時邈絕奉於聲塵蓋率奔於事役幸

茲鄰郡首辱誨言締縉旨之勤隆若清徽之晤挹政修  
闕決難久滯於材猷臺彥飛英即入承於光寵更希珍  
攝以副禱祈

謝黃巖李主簿啓

伏念為邦誠樂懷舊則勞風月佳時久辜燕集文酒勝  
處動渴清狂亦惟愛忘未棄踈外猥蒙流問但喜拜嘉  
某官力學多文射策得雋枳棘甚賤非翔鳳之所棲杞  
梓惟材宜大厦之可用窮冬不雪多溫少寒勾稽之餘

嗇神為最益期勤懋庸迓升揚

回陳殿丞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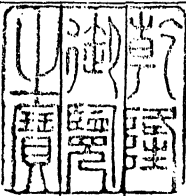
伏念睽濶英猷貿遷時籥竄身窮僻方便於自藏惠問  
周隆遽承於曲顧欽雅材之高妙播華譽以芬揚貳政  
藩宣諒難於滯俊飛綏臺閣行被於寵遷歲律斯回陽  
和將布善綏嘉履以副願言

賀文相公拜相啓

慶歷八年正月

伏審就降命書入持宰柄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際天蘊

識名世標才以文章甲賢科以忠義挺臣節華要之選  
翱翔殆周素蘊內充所臨必最化行右蜀政貳中樞屬  
邊寇之肆狂仗使威而殄滅暫形籌略已取蕩平還居  
廟堂副聖主仰成之意坐調鼎鼎洽羣生咸遂之和凡  
被陶鎔皆知抃頌矧居庶列實倍常情



文忠集卷九十五